

石滬的前世與今生

林文鎮

一、前言

台灣有很多很寶貴的文化資產值得我們去重視及保存，甚至於推向國際。而我們所有的文化資產中，最有可能進入世界舞台的有兩項：第一項為繁體漢字，全世界僅有台灣仍在使用中。雖然基於意識形態的衝突可能難以推向國際，然其四千餘年歷史造就的藝術性、歷史性、學術性及稀有性，卻都十分可貴；第二項為澎湖石滬，澎湖石滬數量居世界之冠，也是澎湖人民在這塊土地上自發性創造的一種生活上的文化。而整體石滬的線條藝術更造就其成為兼備歷史性、稀有性以及藝術性的生活資產。我們今日的課題便是：石滬究竟有什麼樣的文化意涵，值得我們將他捧上天？甚至於妄想將之推上國際舞台。在正式開講之前，請各位先欣賞一段約莫廿幾分鐘的石滬短片——「海上的裝置藝術」。

二、石滬研究的必要性

透過影片我們大抵把石滬文化的運作情形有了概略性的了解。今天的主題「石滬的前世與今生」，其實是暗示著：我們是不是有可能從歷史上石滬的運作中擇取其中的文化元素，以作為我們今日發揚石滬文化最重要的參考？

石滬是澎湖人（尤其是吉貝先民）養家活口非常重要的生產資材。吉貝的石滬有七、八十口，而居民最多的時候也不過 1,800 人，因此每人平均石滬的股權比例相當地高。另外石滬的歷史已不可考，最早的文章記錄在乾隆時代，因此得以判定至少已有 250 年以上。

方才影片中一些空中拍攝的鏡頭，相信大家多少可以領略：石滬的未來可能必須配合政府開放空中的觀光載具，否則一般社會大眾無法輕易地接觸她的美。這也就是

為什麼七美的雙心石滬其實並非澎湖唯有的石滬代表，然而卻能因地利之便而顯得出名的主因。從高空鳥瞰，澎湖所有石滬中七美的雙心石滬欣賞位置最為優越，也因而特別出名。其他地方的石滬其實各有美感，問題在於我們觀察的角度僅比石滬高不過2米，因此難以領略她的美。

澎湖的石滬是一種很特殊的漁業設施，所以若稱石滬為一項文化資產的確是不為過。剛開始時我曾表示：石滬極可能最容易進入世界舞台的一種澎湖在地的文化資產，但這並不表示她已經具備足夠的條件。因為要達到那樣的理想，除了石滬本身具備的主觀條件（歷史性、藝術性、學術價值、文化內涵）之外，後人各種角度的研究亦不可缺少。然而截至目前為止，我們客觀的研究仍然相當有限。而這也是今天文化局動員這麼多人力與財力來舉辦這場為期兩天的研討會的主要用意。

三、石滬的深層意涵

接下來我的意見其實是一種主觀的感受，還談不上真正有客觀數據的了解。

現在我幾乎每個星期都會到吉貝嶼，早年有時一去就是三、五天。除了石滬之外，亦與「石滬人」有著不同角度的接觸。透過這些體驗，內心突然有一種感覺令我非常地驚訝！今日的文化單位（從文建會到地方的文化局）一直很努力地保存地方文化資產，然而雖然許多地方的文化局同仁做得出興味，但往往卻非常疲累，覺得力不從心。這中間的關鍵在於我們已經推動十餘年的社區總體營造運動，到目前仍無法深耕。然而在接觸石滬的過程中，我忽然驚覺，每一口石滬其實都是一個社區營造的典型範例！

一開始海面上什麼都沒有，後來有人認為需要蓋石滬來捕獲。於是有人發起意見，有人召集同志，然後大家開始舉行會議研究事情該如何進行。這包括石滬蓋在哪裡？如何分工？需要多少本金？個人可以提供什麼工具？將來捕魚的器具、網具該如

何籌措¹？

這樣的構成是今日很難達到的。

現今我們要辦社區總體營造，碰到的第一個困難就是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常常大家都認同社區營造的概念，但真正願意走出來執行的人卻有限，當然更談不上一而再、再而三的開會研商。然而我們 200 年前的祖先們卻做到了，而且還行諸於文字寫成「滬簿」²。今天如果我們也能記取這個精神，那澎湖豈不是最有資格成為全國社區總體營造的楷模嗎！

社區總體營造的觀念引自歐洲及日本，因此推行時亦以歐、日的成功案例為模範較多，很少看到本土的例子。當然要重現已經過往的歷史可能較為困難，但澎湖石滬「事情分工合作，利益輪流分享」的精神卻歷久彌新。依據「滬簿」的約定人人遵守公約，不需輔導、不需要補助也運作得靈活、成熟而成功，這是澎湖石滬非常了不起的文化精神所在！

吉貝人說：「起石滬，無師父」。石滬的修築與維護並不需要特別尋求指導，而在石滬所有者們有力出力的親身實做過程中不斷地學習累積經驗，是以最後彼此對石滬修築工法的認知也就不盡相同。石滬的堆砌其實沒有特殊章法，重點在於如何穩固地排列石塊，而修築的過程更是珍貴而值得記憶的點滴。

我們曾在暑期邀請全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一齊來體驗石滬的修築工程，從潛入水底搬運石材上竹筏，利用漲潮時水的浮力運送竹筏到石滬旁，等潮水退得差不多了，才開始在預定的地方動工。在這個過程中，有些人必須用繩子結成較粗的網，然後用肩膀把石材沿海床拖行到要修築的地方；有些人要跳到水裡，把埋在沙土中的石塊清

¹ 200 年前物力維艱，無法家家提供漁網，因此連網必須由石滬所有的股東相互資助。

² 滬簿是一種在石滬建造之前，用以約束合夥人的合約書，通梁人稱為「口書」。其中對於填滬（填石施工）、巡滬（圍魚及管理）、支出及違規的罰金都有一定的規範。

理出來。這樣的過程其實是相當辛苦。

記得有一次記錄石滬的維護工程，約七月時分，漁民們為了配合潮汐在正午便出發動工，在夏季正午炎陽與海面輻射的交互作用下辛勤工作，無怪乎現在的人們都不願意再去修築石滬了。在這觀察與記錄的過程中，我乍然驚覺先民傳承下來的石滬技術，其實與現今盛行的「生態工法」³不謀而合。過去的吉貝先民從不懂得「生態工法」的概念，為什麼卻能以純粹的生態工法技術來修築石滬呢？一切都歸因於吉貝先民「人」與「自然」的了解以及和平共處。

民國 88 年 9 月 21 日全台大地震後，台灣一度盛行以「生態工法」的技術搶救災區及整治河川，然而卻在三年後顯得一敗塗地，甚至有立法委員把「生態工法」指為日後不斷出現土石流的罪魁禍首。其實問題的癥結在於工程師對當地自然環境的不夠了解。若是對山川、水文以及生態環境的了解不足而無法有效運用自然資源，那麼「生態工法」的技術便無法獲得發揮，當然更遑論永續。以七美的雙心石滬為例，歷年來政府共出資維修三次，卻沒有一次能經得起一年的風浪考驗。這是由於公部門的行政程序必須依照法規招標，雖然得標的營造廠有極現代化的施工技術，卻不一定對澎湖的生態環境充分了解。記得有一次建築師為了方便人們進出石滬，將雙心石滬滬堤外牆修為垂直，將內側牆修成斜坡，剛好與自然環境牴觸，最後連一個颱風都擋不過。

吉貝先民了解自然，了解這一片賴以維生的大海。他們知道漲潮時潮水會從什麼角度衝向海岸，退潮的時候又採取什麼角度退向大海。他們知道四季輪轉時風向及風力的變換，也知道該時該刻洋流、潮汐與湧浪、淤沙的變化。因此，吉貝先民才能運用自然變化、結合自然資源，發展出當時高經濟價值的石滬文化。這與民國 88 年 921

³ 最早提出「生態工法」一詞的，是美國的 H. T. Odum，他主張對自然環境的變更，應採用最少的人工能量，以維護棲地系統的自我更新能力。

大地震後試圖利用生態工法的工程大不相同。

但是潮汐雖然有規則，可是畢竟每天不同，而且每年不同，所以難免坍塌。漁民們在重新修築時會以大自然為師加以細心觀察，用心思考坍塌的原因，因此如果石滬上某個滬堤顯得特別寬，那就是漁民們已經知道這個角度的浪特別強勁，必須加寬補強，而其外緣斜坡必定也會變緩⁴。而風浪比較小的地方，可以把堤面縮小，並將外緣的斜度修得較陡一些，原因是可以節省人力、石材及時間以符合經濟效益。事實上為了遷就大自然的力量，人們必須隨時調整石滬的角度、厚度、高度跟斜度，因此石滬兩側的線條是沒有規則的。往往工程包商無法支援日後長時間的維護工程，這就是現在的生態工法常常無法發揮效益的原因。

現代人們日益重視生態環境，往往卻忽略了自身亦是生態中的一環，我們把生態視為一種知識與研究，忽略了親身的生活體驗與世界的接觸一同構造了這個生物圈。我們的視野過於狹隘，而那些所謂以生態工法所處理的工程，當然就未必適合該地的自然條件。所以生態環境的保育除了專業知識，最重要的，是我們對自然環境的態度。

「社區總體營造」與「生態工法」是石滬裡所蘊含之非常了不起的現代精神，這是傳統的文化精髓，也符合現在的世界潮流。這些精神需要我們慢慢去挖掘，挖掘得愈多，石滬的文化意涵也愈加充實。

四、石滬的未來

約莫民國 60 年後，澎湖石滬便漸漸走入歷史，使用中的石滬數量由原來的六、七

⁴ 本地稱為「撿浪」，意指坡度變小。目的為避免浪頭以 90° 的角度衝撞石堤以減緩衝擊的力道。

百口縮減至五十口以下。原因之一是澎湖的機動漁船日益增多，海上作業的聲響令附近的魚群不敢靠近；另一個原因是近年來立竿網的使用，石滬漸漸喪失原有的漁獵價值。我聽到有些人洩氣地想拆除石滬變賣石塊，但也有不少有心人在想辦法把石滬轉型為觀光資材。其實我認為石滬仍值得修復，值得政府給予支持與民間合作，但不適合轉為大眾旅遊模式的觀光資材。對於石滬的轉型我有兩個想法，其一是生態復育，二為消波堤美化。

一些人認為石滬不值得修復的原因是因為裡面沒有魚了，其實他們指的是具有經濟價值的漁獲，如果不考慮經濟價值，石滬裡不僅有魚、有蝦，還有各式各樣的微生物，實則生機盎然。如果我們將石滬重新修築起來，則可以結合近幾年縣府推動的魚苗放流讓石滬成為沿岸半自然的生態池，石滬將提供魚源復育一個最佳的避風港。另外第二點，目前台灣沿岸最不美觀之一的景觀便是「肉粽」（即消波塊），澎湖尤其嚴重。以吉貝來說，吉貝沿岸一週約6公里，共有88口石滬；若把這些石滬沿著海岸分為三層交叉修築起來，即可成為兼顧生態復育功能的複合式消波提。但這樣子是不是就無法發展觀光呢？其實不然，我們可以發展為「嚴格定義的生態旅遊」⁵，讓有緣、有心人能真正體驗石滬的美。

2005年澎湖石滬文化祭舉辦得不是很成功，尤其是石滬捕撈體驗活動。我認為當時的活動設計就是因為沒有跳脫石滬的捕魚功能的思考模式，其實我們可以用水中生態觀察的內容來取代捕撈體驗，或者可以借用老一輩漁民使用各種網具的技法表演來取代這樣一群人到海床胡亂踐踏的活動。我們應思考石滬未來要如何走，也許放下實用與經濟的觀點重新來過。我們順性而為，即使石滬再不是適合捕魚的工具，仍可以

⁵ 嚴格定義的生態旅遊最基本的定義是指一種限制人數、限制時間、限制地點的生態旅遊方式。

有很多想像可以發揮。如同「藍海策略」⁶的精隨，在原有設施上以創意創造出新的價值，帶來新的吸引力，石滬未來的機會其實不可限量。也許有一天石滬真的成為世界人類文化遺產，但重要的是，還沒有達成之前我們努力多少，還有用什麼方式來努力。自從與石滬接觸以後，我不斷思考石滬過去是如何輝煌，現在又是什麼樣的處境，直到今年才想到要是我們放下原有的想法，它就有很多值得我們重新去認識的地方。因此，我們澎湖「采風文化協會」從去年開始在吉貝申請設置了一個「石滬文化館」，在 10 坪不到的館室裡，卻有 20 餘公頃的展示空間，因為我們的展場是在整個吉貝島四周 500 公尺之內的海中，每一口石滬都是我們展示的設備。把室內當作一個石滬文化的資訊研究中心，將海上的石滬當作展示的設施。所以我們不斷地做二個工作：協助居民修築石滬以及舉辦石滬的推廣活動。

很遺憾的是協助居民修築石滬的過程常常遭遇困難，尤其與居民溝通時常因為訓練或經驗不足模糊了方向，但今年我們從「石滬文化館」開始由近而遠開始補助小額經費，鼓勵原有的滬主出面修築，截至目前為止一共修復了十五口。

第一期的石滬推廣活動在今年九月四日舉辦，五號清晨我到海邊拍照，意外發現石滬中竟有大約三十多個觀光客，再走近仔細一看才發現不是觀光客在玩水上活動，而是當地居民在石滬中「撈丁香」，看著澎湖生龍活虎的漁夫漁婦拿著網具在石滬裡追丁香魚，那可是雄赳赳氣昂昂的步伐！捕丁香最近這幾個月似乎又隱隱約約的成為吉貝村民全村的運動之一，也成為他們時常討論的話題。在石滬修築上我們做到如此具體的成績，但很遺憾的在石滬體驗方面我們還需多努力。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初次接觸，並沒有先例可循。

⁶ 《藍海策略》(Blue Ocean Strategy)，是歐洲管理學院 (INSEAD) 學者 W. Chan Kim 與 Renee Mauborgne 針對過去 120 多年來，30 多種不同行業分別採取的 150 多種策略行動進行分析。結果發現企業的成功，需要不斷以創新的精神加上有競爭性的成本概念來經營，才能獲得永續的發展。

今年的石滬體驗活動幾乎是在黑暗中摸索，在黑暗中思考未來是不是還有別的路可以走。也許我們可以使用捉海參時用的那種「玻璃鏡」來給參加的學員放在水面上做水底生態活動的觀察，也許也可以篩選一些較有看頭的魚網捕魚方式讓有經驗的老者表演，表演之後讓有興趣的學員嘗試。這樣一來不只對於老人家壓箱寶的技術是一種肯定，也可以相當程度地合乎社區營造的精神。記得暑假時為期一週的「石滬研習營」我們共請了5位老師，有14位研究生參加。記得有天上完石滬修築課後，老師們竟不肯回家，留在原地與學員們聊天。我想老師們修築完石滬之後一定很累，希望他們可以早點回去休息。他們卻表示：「怎麼可以！這些研究生們這麼認真，我們做老師的不能走。」真令我感動。傳統技藝的傳承除了學習之外還需要一份尊重，尤其是這些學歷傲人的研究生充滿熱情地虛心學習，相信這些傳統工匠的內心一定受到了相當程度的鼓舞。

五、長期耕耘與全民努力

對於石滬的保存「采風文化協會」的努力並非石滬研究的全部，這個工作需要我們全民有心的人一起來努力，從各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逐漸累積，那麼我們對石滬的認知就會逐漸成為一項非常豐富的文化資產。這項工作需要長期耐心地耕耘，不能心急於三、五年內達成，因為一個世界文化資產景點的設立常常需要八至十年各種深入的研究，所提出的申請資料才會豐富而完整，這點很值得我們各位同胞一起思考。

最近行政院文建會有一個新政策：「六星計畫」⁷，「六星計畫」是一個競爭型的計畫，意思就是全台各鄉鎮所提出的計畫是必須互相比較、競賽的。在這點我們澎湖縣

⁷ 「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畫」，以產業發展、社福醫療、社區治安、人文教育、環境景觀、環保生態等六面向作為社區發展的目標，稱之為「六星」，並以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為基礎，擴大其面向與範圍。執行期間為民國 94 至 97 年。

相關單位便常常遭遇困難。就我看過的幾件澎湖縣各鄉市、村里所提出的計畫中，「廟埕美化計劃」幾乎佔了所有計畫的十之八九。幾乎每個地方的廟口都要美化，這明顯地表示我們抓不到自己在地的「寶」，認為除了廟口之外就沒有什麼值得保存了，但如果進一步問廟口有什麼是值得美化與保存的，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也因此我們在競爭型的政策上要與台灣各縣市競爭便會顯得比較吃虧了。這很需要我們全民共同來體認。

我們把石滬未來的希望放在心裡，不要放棄它，因為石滬的確是很寶貴的文化資產。但也不要操之過急，文化資產往往需要長期地耕耘、累積資料，從不同的角度以自己的時間、自己的資源、或是自己的興趣分頭來關心石滬，甚至擴大地分頭來關心我們在地的文化資產，也希望這樣的研習活動能夠在帶動石滬研究與文化資產保存的風氣上產生一定的效果。因為文化資產必須不斷地耕耘、累積資料，那麼等到有一天機會來了，我們拿出來的資料就會是充實、豐富且周到的。

澎湖的石滬是我們非常特殊，且非常重要的一項文化資產，它是古人遺留下來的社區營造典範，也是成功的生態工法範例。當我們以全新的角度去檢視文化資產的意義與本質，用創意來重新打造文化資產的意涵，再加上長期不懈的研究累積，相信文化資產的明天一定會逐漸到來。